

符号的真三元结构与伪二元结构的 相辅相成和相互转化

邱国权

皮尔斯的三元结构符号观与索绪尔的二元结构符号观，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符号学诞生以来，已并存了一百多年。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正常现象，却苦无统一良策。本文拟提出一个统一两者的方案，抛砖引玉，就教于大家。

符号不是单个事物的属性，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一种代表关系。代表者称为符号，被代表着称为对象。既然符号是不同事物之间的一种代表关系，那末，世界上不同事物是无限多的，你怎么知道事物 A，作为符号，代表的是事物 B，而不是其他呢？可见，其中有，而且必然有，一个起穿针引线作用，把符号跟对象联系起来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符号学称为解释。由此可见，符号结构不可能只是由符号和对象两者构成的二元结构，只能是由符号、对象和解释三者构成的真三元结构（即不能分析或拆解为二元结构的三元结构）。

那末，二元结构的符号观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要从解释说起。

解释是把符号跟对象联系起来的中介，是建构符号的充要条件。没有解释，符号跟对象联系不起来，无法建构符号，也就不可能有符号。问题是在于：解释完成了把符号跟对象联系起来的任务，建构了符号后，在符号使用中，解释常常会从建构符号的充要条件，转化为有效地使用符号的障碍，不得不功成身退，退到记忆深处，甚至被遗忘。解释功成身退后，只留下符号和对象。这时的符号便呈现出二元结构的假相。符号的这种二元结构假相，索绪尔称为双面体，我称为符号的伪二元结构。

例如：中国成人在母语环境中学英语，开始时常常先要把英语翻译成汉语（即以汉语作为中介，也就是解释），才能弄清楚英语的意思（即英语所代表的对象）。如：你听到有人在门外喊：“Open the door!”时，你先要把它翻译成汉语“开门！”后，才知道去开门。这在学习之初是难免的。如果以后你不能把汉语甩掉，每次听到英语，看到英文都先要翻译成汉语后，才知道是什么，该说什么、要做什么的话，这个帮助你学懂英语的汉译（解释）环节，就会转化为你有效地使用英语思维和交际的障碍。

双面体伪二元结构符号，是符号使用者无需解释在场（注意：不是无需解释），就能把符号跟对象联系起来的符号，所以，我又通俗地称为**已知符号**。已知符号、双面体和伪二元结构符号，我把它们当作代表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符号或同义词。

要弄清楚符号的真三元结构和伪二元结构的相辅相成和相互转化，首先要：弄清楚**建构符号**和**使用符号**两者的区别和联系。

两者的区别：建构符号，解释必须在场，是一种真三元的符号活动；使用符号，只有解释退场，才能有效地进行，是一种伪二元的符号活动。

两者的联系：要进行符号活动，首先要有符号，要借助解释，进行真三元符

号活动，建构符号；建构符号，不是为建构符号而建构符号，而是为了使用符号；为了有效地使用符号，解释常常不得不功成身退，使真三元的符号活动转化为伪二元的符号活动。

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具体的符号活动，很少是清一色的建构符号的真三元符号活动，或者，清一色的使用符号的伪二元符号活动；通常都是建构符号的真三元符号活动和使用符号的伪二元符号活动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符号活动。

例 1、成人自学外语。

成人自学外语通常是从记外语单词开始。记外语单词是从查字典开始。几十上百个外语单词，都要一个一个地查，借助母语，弄清楚外语单词所代表的对象。这是在借助解释，进行真三元符号活动。外语单词记住后，也就是无需查字典（即无需解释在场）就能把外语单词跟它们所代表的对象联系起来后，不论是为了巩固记忆，再反复记单词，还是尝试使用已记住的单词，阅读课文，都是无需解释在场（无需查字典）的伪二元符号活动。

记外语单词，通常不是一劳永逸的。有的今天记住了，明天就忘记了，查字典再记。再忘、再查、再记。有的难记的字，要反复多次，也很难保证以后不再忘记。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真三元和伪二元相辅相成、频繁地相互转化的符号活动过程。

例 2、幼儿的认知发生、听懂和识物。

认知发生。在幼儿园幼儿活动室的黑板上，挂着几幅幼儿还不认识的野生动物如鹿等的挂图。幼儿们面对挂图坐着，老师背着双手，背靠黑板，面对幼儿站着，口发语音“lu”（鹿）。

幼儿们虽然从以往的经验中知道老师在教他们认识挂图上的动物，但弄不清楚那幅挂图上的动物是 lu，小眼睛只好在几幅挂图间溜来溜去停不下来。这时，不引入一个第三者，幼儿的认知不可能发生。这个第三者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老师用手直指或用眼暗示鹿的挂图，或者，用口说出鹿的挂图的位置等等。不管是哪一个第三者，只要第三者一介入，幼儿们的小眼睛便会不约而同地停留在鹿的挂图上，说明他们对鹿的认知已经发生。显然，这是一个借助解释的真三元符号活动过程。

听懂和识物。幼儿们在幼儿活动室，借助解释，对鹿的认知发生后，被老师领着去动物园玩，听到有人在喊：“lu，lu……。”时，他们无需解释在场，就能知道哪个方向有鹿，便纷纷向那个方向奔去。说明他们已经能听懂了。当他们看见鹿时，自己也兴奋地喊起“lu”来。说明他们已经认识鹿了。显然，听懂和识物都是无需解释在场的伪二元符号活动过程。

一般地说，不论对语言，对人，还是对物，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懂到懂的过程，都是一个从借助解释的真三元符号活动开始，再转化为解释无需在场的伪二元符号活动的过程。其中，真三元符号活动和伪二元符号活动，一个都不能少。少了前者，认知无法发生；少了后者，认知无法有效地应用。所以说它们是相辅相成和相互转化的。

例 3、姥姥是谁？

一个北方人对一个南方人说：“你姥姥明天要来。”

南方人一愣，说：“我姥姥？”

北方人连忙解释：“姥姥就是外婆。”

南方人恍然大悟：“噢！她老人家好久没有来了。”

同一个“姥姥”，在北方人的认知中，是一个双面体伪二元结构的已知符号；在南方人的认知中，不一定是已知符号。这时，就要通过一个真三元符号活动，如把“姥姥就是外婆”中，在南方人的认知中已经是双面体伪二元结构的已知符号的“外婆”作为解释，使“姥姥”在南方人的认知中也转化为一个无需解释在场就能把符号跟对象联系起来的双面体伪二元结构的已知符号。

在日常思维、交际、阅读和行为中，听不懂某些语词和话语，看不懂某些字和句，走进水果超市有些水果不认识等等都是常有的事，人们并不在意。听不懂词语，问一问就懂了；看不懂字句查一查，问一问就懂了；不认识水果看看标价卡片上的货物名称，问问超市服务员就认识了。这些都说明：真三元和伪二元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符号活动，并不高深和神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在进行着的，及其普通的符号活动。只是缺乏科学的符号观，没有意识到而已。

例 4、因人因时因事而异。

看见一个胸前载有红丝带的人，A 一眼就认出是一位为艾滋病患者献爱心的志愿者（伪二元符号活动）。B 浑然不知，A 就告诉 B，红丝带代表向艾滋病患者献爱心，这是一位为艾滋病患者献爱心的志愿者（真三元符号活动）。此后，再见到载红丝带的人，B 就知道是一位为艾滋病患者献爱心的志愿者（伪二元符号活动）。

从超市出来一位妇女。B 一看见（伪二元符号活动），就招招手，让她过来，并给 A 介绍：“这是我爱人”（真三元符号活动）。

在认识语言，人和物时，直接进行无需解释在场的伪二元符号活动，还是先要借助解释进行真三元符号活动后，才能进行伪二元符号活动，因人因时因事而异。

例 5、“是”字句。

“是”字句已被从语言、逻辑和哲学等视角研究过，现在从符号学视角来看，它是一种真三元和伪二元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符号活动。

“A 是 B”。其中，A 是符号位，可以是还没有对象，有待建立的候补符号，也可以是已知符号。B 是解释位，作为解释的必须都是已知符号。“是”的功能是把 B 代表的对象转移到 A 的名下，成为 A 代表的对象；或者把 B 代表的对象融入 A 原有的对象之中。

如果你不认识“犊”字，也就是不知道“犊”代表什么，有人告诉你，或者，你从字典中查到：“犊是小牛”。其中，“小牛”必须是你的已知符号，是你只需进行无需解释在场的伪二元符号活动，就能知道它代表什么的符号。这个句子对你的作用是借助“小牛”，通过一个真三元的符号活动，把“小牛”代表的对象小牛，转移到“犊”的名下，成为“犊”代表的对象。把“犊”建构成一个有对象的符号，使你认识“犊”，使“犊”成为你的已知符号。

如果你连“小牛”也不认识，也就是你不知道“小牛”代表什么，无法对“小牛”进行伪二元符号活动的话，那么，“犊是小牛”就无法使你认识“犊”。“犊是小牛”之所以能够使你认识“犊”，是因为它能够使你进行借助“小牛”这个中介（解释），把“犊”跟小牛联系起来真三元符号活动。这个真三元符号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前提是你认识“小牛”，也就是必须要有你对“小牛”进行的伪二元符号活动的配合。

显然，“是”字句是一种真三元和伪二元相辅相成和相互转化的符号活动。

例 6、会话含义。

甲：晚上看电影去吗？

乙：我妈从北京来了。（注 1）

两人都心照不宣的结论是：乙晚上不去看电影。

会话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首先，甲和乙都要能够无需解释在场，就知道“晚上看电影去吗？”和“我妈从北京来了。”代表什么，也就是都能够对它们进行伪二元符号活动。然后，才能借助伦理亲情为解释，把乙的“我妈从北京来了”跟乙晚上不去看电影联系起来。

显然，会话含义也是一种语义和语用相结合的，真三元和伪二元相辅相成和相互转化的符号活动。

例 7、文本。

面对电视机显示屏上一辆快速奔驰的汽车，把一个正在横穿马路的小青年撞飞了好几公尺，后脑撞地而亡的一连串镜头，如果这是事故现场摄像头拍摄的记录片，你会为一条年青的生命毫无意义地消失而惋惜；如果这是电影厂拍摄的故事片，你会为形象逼真的精湛的电影拍摄和剪辑技术而惊讶。

为什么相同的符号会代表不同的对象？按照赵毅衡的理解（注 2），文本的体裁（记录片，还故事片）在起解释的作用。它引导你把符号跟什么样的对象联系起来。显然，这是真三元的符号活动。

你要能进行这样的真三元符号活动，首先要无需解释在场，就能认识汽车和小青年等物和人；认识撞飞、撞地和死亡等动作和现象；认识记录片和故事片等文本体裁。也就是你要对这些能够进行伪二元的符号活动。

这些，显示了文本解读同样是一种语义和语用相结合的，真三元和伪二元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符号活动。

* * * * *

在思维和交际中，到处都有真三元和伪二元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符号活动为什么现在的符号学研究者不能从日常的，极其普遍，也极其普通的“是”字句，从众所周知的定义中的定义项必须是已知的，从已有大量研究的会话含义等语用原知识和文本解读中间，悟出真三元和伪二元的相辅相成和相互转化，总觉得皮尔斯的真三元结构符号观与索绪尔二元结构符号观泾渭分明，甚至处于对立状态呢？

我想，除了忽视上述建构符号和使用符号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不了解解释在建构符号时必须在场，而在使用符号时无需在场，需要功成身退的特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符号、对象和解释身份化的观念，而把符号、对象和解释实体化了。

实体化的根子在索绪尔，他把符号和对象固定在音响形象和概念上，使原本十分灵活的符号僵化了。叶尔姆斯列夫和巴尔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叶尔姆斯列夫把能指和所指改为表达和内容，把表达和内容又分为表达—形式、内容—形式、表达—实质和内容—实质四个层面。巴尔特从叶尔姆斯列夫的表达和内容出发，把转义和元语言图示如下：



这些都显示了符号和对象从绝对向相对转化的身份化的倾向，但不彻底。

皮尔斯有解释也是符号的身份化思想，但缺乏明确的身份化观念。

“犊是小牛”是使用“小牛”，把“犊”建构成符号的符号活动。缺乏身份化观念，就难于理解“小牛”在“犊是小牛”中的双重身份：解释身份和符号身份。在“犊是小牛”中，解释是“小牛”的显身份，符号是“小牛”的潜身份。正是因为“小牛”有这个潜在的符号身份，所以，它有自己的对象。因而，可以把自己代表的对象转移给“犊”，把“犊”建构成符号。

在我看来，符号、对象和解释不是事物的专利，而是事物在符号认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或者，所扮演的角色，我称为身份。事物的符号身份、对象身份和解释身份取决于具体的符号认知过程。随着具体的符号认知过程的进行和改变，事物的身份也可能随之改变。如：



这是索绪尔使用的实例的全过程。在这个具体的符号认知过程中，树的概念(所指)在①中，获得对象身份，在②中，获得符号身份，在④中，获得解释身份。

有了符号、对象和解释身份化的观念，就不会出现像所指是解释，还是对象之类的无谓之争了。

我希望通过在符号学中，强化建构符号和使用符号的区别和联系；引入解释在场、解释无需在场和解释功成身退；符号、对象和解释身份化；真三元结构和伪二元结构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等理念，能把皮尔斯真三元结构符号观与索绪尔二元结构符号学统一起来，为建构统一的符号学作点探索。

附注：

(注1) 此例引自何自然、冉永平编著《新编语用学概论》第62页。

(注2) 参看赵毅衡“文本如何引导解释：一个符号学分析”一文。《符号学论坛》

(注3) 图示中的E代表表达，C代表内容，R代表意指。